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葛

宋 饒陽居士 李霖 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

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為是

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

希報美善既彰冥功不著終為無常業障

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親金剛

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

木強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

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

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

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

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

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

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

固蒂深根以此修身其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弟第順

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

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

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直以治天下

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

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

後普於道為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營道沖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眾人矣

察家之逆順感表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

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

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

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

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

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

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

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

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

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

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赤子

舍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舍

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

舍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

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

為螫猛獸虎兇之類以足踐人為據攫鳥

鴟鵂之類以爪傷人為搏赤子無害物之

心故不為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噴猛

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為

三毒所傷舍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嗔

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

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

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

物莫能傷况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

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

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

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

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

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

作者至精不散也舍德之人雖了諸法空

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

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

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

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

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嗑不嗔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嗑不嗔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

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嗔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舍

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舍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

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祇以為

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踞

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故曰心使氣

曰強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強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柔之強乃強梁之強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掘

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嗟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其真之精或補以藥石

或行以小術求益真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

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感而體充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說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若不知道之真常而益生使氣為強梁之人是物而已

豈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舍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異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夫赤子之心矣非舍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譏音者口不能傳斷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况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塗郟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

宗道無言故與摶聽棄明之說夫道無形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

兌閉門而善能收斂斂聽鉗口結舌故曰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染真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與道同矣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辨唯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莫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禁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莫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禁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莫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禁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莫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禁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疎者若列禦寇居鄭國人無
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
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
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
而成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疎利害貴賤
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
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
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難息
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
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
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
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
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
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
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乘權
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
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
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
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
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
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
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
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
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
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
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
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
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
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
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
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十三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曰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為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得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幸農時而民自富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

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為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

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謀於薄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

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

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刺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矜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刺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刺傷於物也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先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先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先以煇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煇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奈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先以處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內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

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實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大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為母如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皆枝葉也失性之人感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運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根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當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當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內經稱真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眾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

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為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機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為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